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目錄

南直隸

知府

李習

陳瓘

魏觀

王觀

姚善

陳彥回

黃希范

徐安

况鍾

趙豫

郭濟

周濟

孟玘

沈性

涂觀

張芹

張文

陳實

林鍾

曾仲魁

吳一儒

范櫟

同知

許榮

石允常

陳諤

李錦

梁景行

推官

吳時來

知州

甯直

顏木

州同知

盧熙

州判官

王相

姚旭

知縣

伍洪

汪致道

周德成

顏伯瑋

鄭恕

嚴祿

俞益

劉諒

鄭琦

周盛

王卿

王鈇

錢錚

林一陽

王儼

縣丞

劉亨

劉幹

主簿

唐子清

申鑄

典史

黃謙

周鑄

教授

賀鈞

教諭

楊訓

祝金

秦約

胡璉

訓導

王行

韓忠

山陰張汝霖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梓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

南直隸

知府

太平府知府李習傳

郡志

李習字伯羽習自幼老成莊重治尚書肄經義程文積有年始旁通諸經攻性理之學往往涉于閎博求者日衆負經濟之才以南人見擯斥然亦志趣隱遁不自炫鬻延祐初遊京師館元明善尚書家代爲述作甚多明善眎爲上客四年領京師鄉薦試題渾天儀賦一時士人不能措筆習能記其詳悉鋪叙爛然

明年下第授書院山長七年弟翼中浙江鄉試河內
薛超吾時出守太平名其所居之坊曰雙桂以美之
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峰旦暮數往來
相歡稽經誦史之暇卽相與唱和歲乙未天兵克采
石習同陶安奉迎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知府廉能
公謹精于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以疾
卒于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觀與翼齊
名隱然震江左目之爲二李吳萊謂伯羽之文簡密
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劉璠
謂伯羽之尊嚴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褻仲
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天下共寶之其學
行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進士篤
誠貢士陶安其尤著者也習詩冲淡典則思致幽深
誦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盡之趣文章如萊所評漁
于峩溪吟詠歌行有栽漁小棹樵于湯沙稽考制度
有沙樵襍鈔家人用之糊飾蠶器惟橄欖集五卷行
于世橄欖者產于南而北方不食野人食之始惡其
澁而終樂其甘名集之義如此

寧國府知府陳公瓘傳

陳寧國瓘字同故廬陵吟溪人幼孤事母孝諸元綱
既絕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場樹木人莫
測其意數年樹成列盜乃大起遂募義勇屯其中一
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致公與俱
至九江公知陳氏無能爲去之 太祖在武昌公因
羅復仁謁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
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經歷贊軍事從大將
軍徐達北征既克泰州畱公督城旬日城成除寧國
知府公爲人凝峻清介然治務寬厚興教化是時習

亂人久不識俎豆公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
 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覈欺隱所創戶帖命布
 之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
 門以時畜洩自是始不慮洪決諸邑率虛籍民租官
 廩懸磬人有發其事公颺言當以某時行視邑廩俾
 得豫為計及期公帑皆盈若未嘗虛籍者有劫麥舟
 坐死者四十八人公覆按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岍延
 引取之非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當先取一人餘得
 從減既得代民不忍去公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
 目無前人及觀公成政不覺歎曰第謹守勿失耳寧國人今猶稱之

蘇州府知府魏觀傳

廖道南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蒲首
 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構
 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歎賞薦於
 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
 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
 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
 為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
 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於善未免矯揉高
 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

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爲夏
羹侯然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爲湯沐邑度亦
未弘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爲已
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太宗爲優也洪武初
建大本堂命觀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
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
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遶珠簾升
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
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
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歡豫底于枚寧神應之臻職此
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

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

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
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
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切紫闕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
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
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厥
職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
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頃居翰院日記言動朝夕之

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爲令是月陟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爲嘉議大夫國子祭酒宋濂爲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傑爲讀卷官乃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人最盛而伯宗卒爲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卽名還以爲禮部主事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

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蘇爲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旣蒞事悉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爲天下最 上嘉之陟四

虞衡錄 卷之八十三
川行省叅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畱仍命觀還郡七
年觀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
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與旣滅之基遂
與高啓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
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燈窩山

蘇州府知府王公觀傳

李 濂

王公觀字尚賓祥符人也賦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譚
辯長於應對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問學識見朋儕
咸遜服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公爲政嚴整
多所興建發奸擿伏民憚之如神明有鵬吏錢英累
構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捶殺
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于朝 皇祖
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
逋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公乃延諸富室集郡衙
飲食之使各量出貲以代貧困者之逋衆驩然如指

通乃完朝廷嘉其能榜諭天下以勵怠政者今祠于蘇州府學稱名宦云

論曰往余有四明之役舟泊姑蘇接見蘇之一二者俊知余為祥符人咸詢問故守王公子孫門第余告以湮沒無聞久矣然一二耆俊又歷道姑蘇賢守王公之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有惠政及民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不衰竝祀學宮百世不可廢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五太守之謂耶

姑蘇五太守

蘇州府知府姚善傳

忠節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太祖以吳承元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囂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時宜敷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為誰對曰

虞衡錄 卷之八十三
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
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
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回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
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
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于貞
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
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
訝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
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
月朔胥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

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竦然請
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
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于是
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
爲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
行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於外善言
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
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
於黃大卿者乃召還二人未及至而金川門失守矣
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

戰 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于澄走蘇約善共航海
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名
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亾子澄遂去善爲麾
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
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發戍
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正德中
巡撫秦金祀之鄉賢祠

徽州府知府陳公彥回傳

忠節錄

陳彥回字士淵龜塘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
歸安縣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鎮南弟彥回遼
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
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顧貧不
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積良罷依南克縣丞于
和中未幾闈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寧府
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
三月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

文元年春以循良授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徽父老
走京乞畱會彥回哀經赴闕疏乞歸里以父老言復
畱徽除彥困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蒞郡
再疏又許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
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
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卽位時械至京師死之籍其
家

太守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傳

忠節錄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政令嚴
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
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捕
不屈死籍其家

鳳陽府知府徐安傳

徐安浙江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建文壬午北師日急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謀知之拆浮橋絕舟楫以守文皇獲一漁舟以濟卽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業文皇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况若曹乎逮至謫戍雲南以終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鮮著朝廷屢遣吏督責無效宣德初以雄劇十郡缺守慎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典蘇郡復請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鍾固已洞灼郡弊蒞任吏胥抱案牘請署以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爲者旣三日吏復請署鍾曰若謂吾真不事事耶歷舉三日牒無一遺互摘其間某爲故出入若失出入隱竄顛倒立取一二輩卽庭下撲殺之僚屬震慄鍾因并舉僚屬

貪虐懦者立黜之按逐胥屬主文積蠹置通關勘合簿以防詐偽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嚴勢家侈恣不法鄉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惠單弱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者籍其名旣施行則著列以示勸懲婚喪不時者名論反覆而峻其校督刑罰民畏而感無不從令鍾旣達而果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擬奏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間墾荒田起科以免過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濶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辯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亾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于今受其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懇雨暘祈禱輒響應興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爲近侍者剛敏敢爲不懼權要度量廓如 朝廷累有

褒勞述職陞辭 上爲錫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人仰藉倚爲父母不遷其官鍾亦無倦意久之丁內艱去任民上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之民上章乞畱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還任歡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于位民益哀之

吳中故語

况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 仁宗

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 駕衆皆憚

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口是固非我不可鋪

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紗帽直領翰鞋步扶

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

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

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

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

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

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

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

臥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
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
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
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荅斂
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乃坐與之抗論
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
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
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
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
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羅內官
之患也然况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
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
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九
年復畱爲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
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
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 宣廟之知楊文貞
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
政未必告成若此也

松江府知府安肅趙公豫傳

顧清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
永樂丁亥授泌陽縣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陞員外
郎丁內艱起復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奉勅知松
江府時戍兵驕甚豫擇其甚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
服於是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困窮耄穉至者咸得盡
其情擇名家子謹良者爲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下
亦不忍欺寡嗜欲絕遊燕每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
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
未嘗一寓目輕徭役節冗費奏減吏員十五如此者

十餘事巡撫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
決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有反之者則曰此巡撫
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尤重儒術待學官必以賓禮
至要途顯人亦不爲逢迎也滿考吏民數千人請畱
增俸正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
之刑獄大省請謁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旁數卒肅
列階下若僧寺然嘗入京敎授廬陵孫鼎畫一鶴爲
贐且曰公爲政若大車行乎平陸巨艦汎乎安流信
古之所謂長者而循吏也時以爲知言正統十年吏
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豫在上列詔宴
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緡紳榮之及致仕去青民攀
擁不得行畱一靴以識遺愛敎授王禮作去思文刻
石崇德堂上今從祀先賢及配食文襄公祠公每見
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
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
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鈎距致人而自爲
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鎮江府知府郭濟傳

朱睦㮮

郭濟字澤民河南太康人也性沉靜寡言爲兒童時
父母宗族咸奇之年二十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不
第拜定州司訓九年遭艱起復改開州兩郡知名之
士多出其門永樂末 昭皇監國濟被薦拜左春坊
左司諫宮僚覩其威儀端雅皆稱得人是年秋七月
昭皇嗣位以濟爲滕王紀善居數年多所匡正會
交趾梗化濟自紀善改行人往使其國濟示以順逆
之義而強梗者稍稍馴化及再使卒致酋長款貢
上悅特加褒美正統初遷鎮江知府兩考俱以最書

年七十餘卒于官

論曰王公子清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以諫諍論議
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慝猶存畏憚而
不敢肆也其後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
紀善累遷鎮江知府自此法弗行則傅相者率老死
王國不得齒於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
利祿之謀熾而諫諍之風衰如此欲俟國弗奸於法
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
誼者則授之搏通古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
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 祖宗立法之本意

安慶府知府洛陽周公濟行狀 李 賢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
之俱隱德不仕父諱禮禮以不羈之才遠涉江湖間
公旣冠永樂丁未春自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
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
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
何而不往省乎卽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遭
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
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
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蠡縣豪民毆人至死

賂同行證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闔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者適有中官陳姓宣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鞠之御史嚴繼先輩莫測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爲立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輕重惟都指揮是決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盛怒執愈堅既久服其公反加禮焉藩臬鉅公由是皆重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公家禮鄉人咎之謝曰僕儒者流安敢從佛因歎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况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司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蹇諤風士大夫爲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橫僭度聞於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其違法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不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將爲之斂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修塋域見艮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

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
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
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服
除復受命往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讎殺累年
不解勢愈大朝廷勅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
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
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齎榜往允沉思之書囹字於
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囹者誘禽
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
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
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巡
鳳陽逢歲歉民多窘於食公歎曰此地民饑甚輒開
倉賑之然後聞於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甘心
焉若俟報何嘗穿井以沃焦釜邪民賴全活者數十
萬事竣會安慶以人民饑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
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一年夏出守安慶至之明日
召闔郡父老問疾苦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
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即分命止其舟借
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連章懇陳歲
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朝廷俱從之首訪余忠宣公

祠已毀矣公歎曰余公昔鎮安慶保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典乎遂與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畱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於民公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間之感愧遂解散暇則集職行錄以驗爲政之得失櫛垢爬癢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畿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親爲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曰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六縣之民爲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願扶柩至洛陽者數十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爲人謙恭不立崖岍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懽心風流醜藉善記子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喜清談遇知己對酒達旦不寐友人論文忽聞公語卽窘復爲開之識量過人能用其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己巳壽六十有四

廬州府知府孟公玘墓志銘

林俊

國家武戡文治蕃育休息垂百年理極亂始於是乎
有土木之難孟主事玘首受刃矢貫其臂墮叢屍中
瀕數死不死公起正統己未進士歷戶禮主事有風
力名戊辰鄧茂七寇沙尤蹂閩之下上屠戮如刈草
菅我師失利勢益張公陳攻守至計集三省之兵屯
潮陽屯江山大兵出鉛山躡延平諸路竝應苟魚豕
兔誰則逃之朝叅用其議命將出師己巳六月神機
之兵扼順昌俘茂七以獻沙寇平上杭銀冶疲人鬻
盜歲輸率不當歲費公言當塞竟塞易儲之議章郎

中綸鍾御史同爭尤力同杖死綸死復蘇幽之獄公繼有言自分茅焦之滿人數而禍偶無奇隱悟固然
英皇帝南內三年羣臣無得一朝謁公因旱極
旨知萊州又知廬州治本古意宣化流而郡
幾乎平生述作爲盛山房類稿其什一存者字廷
振號齋孟出臨淮徙鉛山祖德浙東金牌元帥歸
附我太祖立戰功既守閩城之太平坊家焉父
叔封戶部主事公生永樂壬辰正月十有八日卒成
化丁亥九月二日

寧國府知府沈君性墓表

彭時

君諱性字士彝一字克循號砥軒姓沈氏世爲會稽人自幼穎敏過人七歲知讀書十二能詩文嘗夜讀戲作逐睡魔文觀者驚焉十八遊邑庠博究諸經子史中正統辛酉浙江鄉試乙丑會試不利卒業太學時李文毅公時勉爲祭酒廉正少許可一日見君詩喜曰舉人能詩僅見此耳卽進之與語獎勵期待甚至自是造詣益深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蒞職明敏舉劾無所避嘗出巡邊關閱戍卒飭守備下人惕威而畏法代還見畿內多降胡卽疏

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於官類多貧窮濫逸往者
達賊入境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蓋夷狄豺狼也豺
狼非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益可監
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畱居彼既可
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
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一考最賜勅推封如
制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首陳六事一曰保天命二
曰固人心三曰停末務四曰減冗官五曰擇守令六
曰汰僧道言皆切實多見采納已而方岳郡守員缺
命公卿會舉賢能任之而君得寧國焉 陛辭既復

名入便殿諭勉之君爲政剗剔蠹弊一以惠利爲本
隣境太平府歲倩宣城民夫五百乞取白土爲常役
不諳則募人代之破產者十九君卽奏免之民應服
役在官者止令出銀一兩供軍需聽其終歲事農畝
已卯歲大侵輒發羨餘減價出糶以利民賴全活者
甚衆修舉祭祀貴誠不貴物迎送客使以禮不以財
遇訟立斷圜圉無繫囚令行禁止民吏悅服尤加意
興修學校勸課士子公暇卽引諸生入後堂親爲講
授詩書刪潤經義諸生競勸一舉而中輒數人有訴
日用不足者隨家貧富量撥田畝爲供給費至今守

爲定法其自爲學勤勵不輟每夜張燈讀書至三鼓
或疑其過君曰仕而優則學學所以爲臨政之資也
吾其可自逸哉在寧國八年政爲畿內諸郡最巡撫
都憲劉公孜察舉廉能行旌異之典君其首焉天官
嘗兩薦君爲藩臬長不果用益俟其報政將大用之
也未九載以父憂去君性孝友事父母愛敬兼至與
兄弟相友尤篤始聞父病卽甚憂比聞計哀慟幾絕
明日卽上道歸治喪葬盡禮與力旣襄事弟且卒君
益哀悼竟以是得疾疾殆歎曰修短有數死何足惜
第恨不得畢忠孝於君親耳言不及他而逝君爲御
史凜凜持風裁及爲郡乃更寬和至其自守則廉潔
無私終始如一云平生講學持論脫落凡近詩章字
畫皆有古意所著集若干卷藏于家

寧國府知府涂先生觀墓志銘 楊廉

先生諱觀字恒孚別號芝軒姓涂氏其上世自宋以來居豐城邑郭豐城遷自新吳新吳今奉新也元季譜牒罹兵燹先生高祖以上逸其名系曾祖文德祖國昇考永載封監察御史疎爽不羣嘗築草堂極力延師以教諸子長謙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次訓四川綿竹訓導又次爲先生登王一夔榜進士歷任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功文選郎中出知衢州府改寧國府詔進階中憲大夫 今上卽位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在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

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綸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復別疏請汰十餘人 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覈之卒從先生以其所執爲是在衢州寧國政尚寬平見州縣吏以深刻生事取聲名者輒不謂然二郡雖未久任而田野細民無不安之感其惠至今初官卽迎二親就養旣而欲歸不可畱朝夕動望雲之思未幾懇告歸省抵家甫閱月而御史公卒妣封太孺人高氏年九十餘病臥牀褥時爲之抱持坐起卒於衢州官舍人謂先生雖宦遊於父母皆得親嘗藥餌躬視飯含以爲孝感憲使司訓竝不壽敬奉嫂氏撫其諸孤晚歲與季弟篤友愛先生立心坦易善於任真雖面折人人不爲忤至退而後言亦曰先生直人也明農以來吟詩飲酒之懷陶然自適家人生產絕口不問雖日不暇給而處之裕如至於族姻朋舊有婚喪告急者助之惟恐後於諸經往往涉獵其精專在易於史書上下三千年事記憶皆有首尾詩才文筆類流麗洒落文從字順以爲酬應之作不復存稿所著惟六書音義正統世年表行于世春秋八十以正德元年正月終於正寢子昇以戊戌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副使且以丁未進士歷官都給事中雲

廣雅錄 卷之八十三
南右布政使景鄉進士

郡守歎菴張公芹去思碑記

李汛

正德丙子新淦張公以名御史出守吾徽越三年巳
卯夏六月江右寧藩變聞臺使倉卒籌曰徽與饒隣
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
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杯卒拔中山夫羊且不
可挾而謂不爲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卽率壯士
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婺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
闖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
恃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衆欲俘之爲功公鞫

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卽郡守所遺者移覈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獎勞至再秋七月賊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人詣行臺上狀畱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爲命不可一日離者願借畱焉臺使曰命下無及矣公遂行先是公下車俗有鬪者經旬不解是雖故習亦法弛之過也公嚴律之此風遂息俗之會神賽戲實爲爭端公并禁之民懼神不悅卜之神報亦如公人以公德通于神明矣郡堂及私邸舊有里胥應辦咸取給焉公悉罷之止用其力而已門隸斗庫到役舊

有堂罰公亦罷之郡務繁劇公視政自晨至晡法杖以上斷悉出其手而吏莫爲姦中婚姻繼立宅墓之訟尤多乃議立規條以杜訟由而民不犯屬邑路引各有所入惟歛入於郡堂以兩計之歲得一千有奇例謂之堂食公曰常俸之外乃益以此耶因遍詢寺之逋田出其所謂堂食者贖之而歸於官以畝計約一千二百五十邑各置倉儲其歲入以備饑饉民稱爲廉惠倉唐太史氏以漢宋倉法莫能過也因大書其額以掄揚之鹽商引鏹歲視路引有差亦謂之堂食公曰此邊儲所給也革之郡之力役過重人多趨

避公爲平之原僉民壯千六百餘人歲計傭銀萬四千六百餘兩公以爲蠹減其半當道稱善洪武間額有庄田倍賦折役邇者有司變之賦倍而役不折乃相陳情于廷下憲臣至再逮公至始復其舊困者如出水火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晦菴嘗以其考韋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漳溪之居曰紫陽學者因稱晦菴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卽故山徹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嘖嘖歎賞曰新安士子久藉茲山之重今日始歸之因榜其坊一曰崇正一曰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靜習月助薪米親沒不能葬者爲葬之靖難時郡守陳彥回以起義被械不屈而死公祠而表之郡射圃垣頽公闢而築之休寧儒學不治而路且偏公作而正之次第舉行而民不知費公之政績類如此公名芹字文林新淦詩書之族登壬戌進士居南臺讜論有聲

松江府知府贈太常寺少卿張公文明墓志銘

顧清

正德辛巳夏四月 上卽位與天下更始文武羣臣
諫止巡遊降黜者皆名還於是張侯文明自電白典
史復山東道監察御史元年春造朝旬日以内閣政
本具疏請辯忠邪端治本未及奏語泄爲時宰所嫉
會松江缺守吏部遂出補之都御史李公鐸抗疏言
文明忠讜當置之廟堂以作忠義之氣衆以爲確論
章下銓曹不省公北人不習南水土又舟次蒸鬱涉
江而疽發肩背間至郡而劇視事甫一日而病十有

八日竟不起時正德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也初授命時郡貳守王君以董運下獄而非其罪公多方調護王君雖不幸而衆得末減民皆傳之視事日見獄具踰式者輒斥去之民謹然曰庶幾能撫我也卒之日起索冠帶東向端坐而逝須臾大風澍雨飛屋拔木江海皆漲溢民相視慘沮徬徨若喪其所親者嗚呼異哉巡按御史馬君錄謂侯以忠直抱鬱而死不獲大用宜贈官廕嗣以彰其節乃詔贈太常寺少卿予嘗與公同朝而未相識然其在陝西發正論以忤權臣下錦衣謫遠方益想其風聲而爲之竊歎者數矣旣起廢辱吾邦隨以疾病懷蘊美德而竟不以施不知造物者之於侯意果何如也按公狀諱文明字應奎姓張氏山西太原之陽曲人曾祖鶴祖惟謙父輅贈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孺人早卒公少鞠於繼母聶孺人端正穎悟十三攻舉子業鄉老皆歎異之十七補郡諸生凡七試鄉闈正德庚午始得薦辛未擢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有體藩方贈遺無所受時人稱之甲戌拜御史出按遼東斥奸豪植良善人畏而悅之虜賊犯邊大官皆退縮侯力主進兵連戰大捷斬首百數十級虜懼而遁去及奏上大官皆自以

爲功取重賞公終無一言人以是多稱之丁丑按陝西發中官廖鑾貪橫事捕其黨二十四人寘于法明年先帝幸西邊上書切諫指斥權倖乞斬江彬有諸司如紙糊泥塑之語時人以爲切直誦之明年遂有電白之謫益公之臨事知爲國謀不避讐怨類如此自傷不及事所生養孺人備盡孝敬待宗族有恩仲兄文鎬素病公在官問遺不絕及赴名涕泣不忍別命其置棺衾爲後備親督視之復畱金爲資用其厚於家人如此公爲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俸金公曰同窻某貧未遇曷不以此周之我有祿受之是繼富也遂併以已俸共遺之其篤於故舊者又如此

常州府知府陳侯實墓志銘

邵寶

嘉靖四年冬十有一月我郡守虛庵陳侯暴疾卒侯諱實字秀卿世爲廣東瓊山人曾大父士聰大父蔭父昭以侯貴贈監察御史母黃氏封孺人侯童時重厚不好弄十七遊邑庠嶷然如老成人屬文多切理致二十八舉弘治壬戌進士始通朝籍卽以疾謁告歸尋遭監察公喪服闋未起逆瑾矯詔例勒除名若干年瑾敗起爲南京江西道御史時內臣趙蘭以內旨採珠於合浦騷民黷貨侯劾罷之尋以母喪去服闋復除廣西道辛巳出按應天徽寧諸郡舉刺無所

遺蕪湖有沙灘民業葦利中貴有事其地者奪而有之侯奏還於民嘉靖改元擢知我常州侯至嚴叅見之儀謹文移之式而於前政不擅更張誠待羣吏裕處諸邑政有禮存刑有教寓規爲遠大而不屑近小朞月間上孚下悅稱循良者同然一詞歲值大侵民率走死無弔巡撫請發內帑銀分賑不足侯憂之甚檢庫中羨餘得無名錢若干萬緡將盡發以益之主者曰此故以供郡吏燕饋諸襍需者也奈何發之侯曰庫皆公錢賑饑與燕饋孰輕重緩急卽日令糴穀貯之倉或勸分富室侯謝不聽曰人各爲家勸猶斂也如吾心何是冬有年侯大慰悅浙東海道倭人入貢與民交貨羣鬪殺人都指揮以下驅焉而被害者一人傷者若干人事聞於朝朝議守者不豫欲置重法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二君以侯法家檄與其事侯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加重法則過矣至於士卒於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侯議上從之侯旣歸常病士習之浮靡也欲以正學倡之謂宋龜山楊先生嘗與鄒道卿數君子講明程學於常留寓甚久親炙

私淑故有淵源乃謀建書院於城之西隅以祀龜山
配以道卿而下十人榜曰道南取程伯子送龜山語
也君子謂是舉也正而遠抑有默寢勢家侵地之謀
焉其他積弊數事次第搜革或談及修船累人輒爲
興歎方圖處之而不可作矣嗚乎惜哉侯卒之年距
其始生才五十一甲子而已侯自筮仕以來家居日
長立朝日少故涵養深久廉靜沉邃德與年進而未
見其止初侯未來常州陳御史原習過我言侯自經
學外嘗取古方書及星曆地理諸家書時一玩習若
有偏悟獨解者往往與知者談之平居無浮言妄動

事必有則其將至也前守王叅政誕敷言侯精密平
恕每以古人自期非教所及爲吾常民賀近吾門人
故叅政誨之來自海南兵備言侯平居孝友內外無
間言從弟容死遺孤二人哀而育之真稱猶子長爲
成室有田數百畝歲入取給賓祭日用餘悉分諸宗
族土官某犯法以數千金丐侯言緩死侯峻拒之接
人周浹誠懇聽其言論如飲醇酒無不量滿遇賤夫
無誰何聲雖燕昵不狎隱曲不褻至於臨財則斬斬
焉若將浼之人亦不敢以非禮至者鄉人稱侯德至
擬諸聖賢之徒善人君子不足論也今以三子之言

徵諸狀所稱尤信

安慶府知府林公鍾墓表

黃佐

公諱鍾字太和姓林氏系出殷少師比干之後先世自莆田遷南雄再遷高安迨三水建縣遂改隸焉世有隱德考高以明易齒胄仕汀郡照磨贈部郎中妣唐氏封太宜人公生于汀署幼穎而恪年十有五補弟子貢正德己卯舉于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西安知縣以績最擢南刑部浙江司主事遷南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又晉南刑部廣西司郎中適北陞有警太宰疏公賢能可任乃轉戶部陝西司郎中專理三邊大同軍餉尋奔太宜人喪服闋復補戶部雲南司郎

中戊戌四月出守安慶遇 聖母梓宮祔葬于郢百
爾供億勞瘁成疾庚子九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官距
其生弘治己酉四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有二公
之令西安也界于龍游民素囂訟鑒前政鮮終清操
特立濯櫛奸書之秕政殲除姦豪之姦宄士振其德
民安其業考績北上郡人繪其生像北遷之日載道
遮畱立感思碑江山鄭子記之謂其寬而有立嚴而
不虐遇士以禮字民以仁而先持之以廉公明恕以
故獄訟平而徭役均租庸減而夫差省他如作粥活
饑停徵恤逋包苴請託不行當道以他邑疑獄難讞
者委之往往得白數被旌異略無德色蓋實錄也其
在南曹也爲主事則動謹道揆不怵禍福故獄經公
者咸稱無冤副戶郎則政尚正大監江浦諸倉凡納
郡縣輸不爲贏羨曰足斯已矣何必厲民及正郎署
則以開敏精厲受知于大司寇聞公淵獄有干涉權
貴諸司或跼躅不能治者悉以屬公無所左右一斷
以法由是賢聲丕顯而太宰亦且見知矣及理邊餉
經畫有條裕芻糧節冗費儲胥賴以有濟起復再至
人猶繩其美焉其守安慶也郡當南北之衝百爾繁
劇詢民利害期與更始綜理大綱僚屬受事故自處

整暇而百廢咸植尤篤意人材旌孝節正文體皖城
遠邇斐然向風當辯治之餘建懷寧之學歲己亥六
月 聖母耐郢綜理精密故梓宮利往而民不告勞
巡撫歐陽公鐸巡按邢公第上其最績有白金文綺
之賜會巡江之卒特監司勢需索驛傳聚毆津吏關
市騷動縛數人乃定御史臨郡以爲慢已誣奏公厚
遺耐郢大臣 上知其罔廢格不行人服其不阿益
公素性叡聰篤行孝友事親以始終盡禮撫幼弟則
人無間言及膺官守身教大行樹之風聲必先旌淑
在西女新趙清獻之祠在安慶表余忠宣之墓其志
向可見也當其嚮用人皆期公大受永年而
位終于中大夫年歲止于下壽嗟哉命矣夫

池州府知府曾公仲魁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
臺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爲臺諫
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
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軼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
縣徵廷授爲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會姓名仲魁字
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領邑適歲饑路有殍齒其糗
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煮粥和藥皆人所能爲
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所獨能人有不能
及也邑竝山海之險宿偷蟠結穴深藪密商旅晝梗

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蕩窟覆巢使民露積田間行者齋重物可以夜出其所爲法在募精卒除戎器使謹候徼而已他邑莫不相效爲之而賊發必得卒伍之勇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曉何道致然公又舒濶自信非挾數舞智爲開闔張歛如世所謂能者亦其開坦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人之情也民旣安富乃爲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曰縣令歎更人各有才吾不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爲百年計耳其立社倉建社學所爲歛散主鑰置籍與教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式今尚行於邑公於爲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存存體開誠不慕孑孑之行嘗謂今旣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者固未可言而擿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恥焉惟隨事盡力不爲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茶荈金漆蜃石克備尚方服器食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主治虞衡林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宮府乖隔民輦輸入宮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公剔刷蠹本芽摘拊折省民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千突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

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竦躍馬去退則涕泣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奉公所爲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破產則廣哀斂他戶以克賄名爲汎費公監之所省旣多乃議今歲所省汎費旣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足矣而使以賄餘爲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汎費其釐革弊事詳整有要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若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撓監法未必行而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汙人免於罪而事克集則予予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左給事中奉詔冊往使靖江王府冊其王還朝遷嘉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養 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爲池州郡介江而竝畿內賓客廚傳與夫苞篚以交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悉意圖民有以報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爲迂濶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不知爲御史胥吏也

御史恚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徇之益公在郡十餘月耳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可畏哉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中堂頷之而已監司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報焚香讀書不求爲精博聊以陶性間寫爲詩亦不務工而趣致蕭雅冲然可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講畫周盡移書其長老知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爲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爲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公竟不至郡報謝程侯甚以爲得也人士由是高程侯而以爲公榮公素多疾然斂飭莊欽無懈惰之容器宏神裕絕不見曩遽絞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教之間不爲負於冥冥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方公徵爲給事中某方爲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

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尚
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
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
子矣

太平府知府吳公一儒行狀

施可大

先生諱一儒字望魯別號小陵世爲崇德人大父正
始占籍歸安正生晚丘悅悅子男四先生居一先生
性至孝與人交多長厚恂恂不妄發一語至于引善
救失必洞悉誠悃縉紳交遊中今猶誦之不置也自
少有大志父翁以家故不業儒且甚窘不令習舉子
藝年十五卽往依外大父徐君徐君故亦不業儒家
亦窘獨憫先生之不能自給而日夕強爲吐哺以助
之遊者志甚切然而饑寒殆不免矣年十七補邑庠
生嗣是家愈不支則從里中授章句藉升斗之需以

膳其父母孺人躬操織紉甚且積雪凝冰手指血裂亦無敢幾微見于顏色先生生平竝不忍纖毫私畜以傷親心間嘗以細故受譴于父翁輒號泣跪而請之翁起而避之別室則又號泣跪而隨之如是者數四必得其歡心而後敢退父翁嘗以事忤邑長吏篁楚幾危將論之成矣先生力不能捍立公門外慟哭累晝夜幸長吏公卽南樵戚南玄先生也慙然曰人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翁哉立名開釋而且躬白結納于先生遂爲知己嘗與一山王公鹿門茅公輩師事一菴唐先生諸公竝以才名滿江浙至論孝行

忠信必首稱先生師友間共推讓而尊禮之甲午第于鄉人皆以爲華先生獨追憶勞苦色慘然已而借計吏北上連不得志于有司當是時先生外多交遊旣不免往來候問之費而性復不喜逐刀錐爭什一之利家益落則遍遊淮揚南樵吳門樵李之間教授生徒歷風波躡霜雪備嘗艱辛而孺人獨帷處躬織紉之事以膳其二親者如故庚戌第進士追憶勞苦南望咨嗟不殊鄉薦時拜官刑曹五七年間盡心推鞠多所平反獄以不寃戊午持節省獄蜀中蜀故土瘠民貧迫饑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者踵

相接先生又盡心推鞠疏其名以請全活者甚衆其
他以宿逋除者又什而七八也還奏事于朝以最
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國家輦轂郡也南北之馳傳
而過與勲戚勢人之颺引而窟據者竝爲百姓苦先
生又盡心以拊循之痛損厨傳供張之具及裁抑勢
家請謁憑陵之私百姓始得帖席遇歲禮曲爲賑濟
大略效富鄭公朱晦翁之法以輯其流離而瑣尾者
未幾又遇旱身先禱祈縞衣蔬食甚且徒步拜請如
是者積旬日夜竟以勞其心而瘁其形而病作矣病
且亟尤強起視事諸父老悉詣神祠願以身代而病
則日劇不可起先生旣沒郡之民攀號而送之江之
滸者殆以萬計撫按監司以下竝哭而吊之有曰滌
已愛民而齎志以沒致身殉國而飲痛而亡士類何
所儀刑小民如喪考妣檄其治行祠之名宦追喪之
返也吾鄉之士民悼長者之旣逝慨承式之無資無
不人人悲且涕而海內學士大夫思茗雪之間失此
老成人也亦無不人人悲且涕大按先生本末方其
處而順親可謂古之純孝及其典郡而愛民又可謂
古之遺忠至于中所歷履堅忍以濡其成極勞盡瘁
以俟其斃此則孝子之所不能嘗而忠臣之所不欲

高傳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六
以身而姑試之者吁亦甚艱矣先生爲刑部主事時
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竝爲孺人

淮安府知府范先生櫨墓志銘 陶望齡

公諱櫨字子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叅政文正公之裔
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
會稽四傳至灋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完當
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鏐鏐生垣
垣生綺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
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
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
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
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步歸

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官節慎庫蒞事日噉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爲郎中時有昌平密戶百許犯陵脉論讞罪悉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甃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解慮饑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畱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
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肌
涂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
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
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
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
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水患淺耶
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侍漕院大
憂之名爲語公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曰乃欲委
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
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
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
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
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甃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
解慮饑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
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畱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卽彼
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
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肌深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敞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水患淺耶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侍漕院大憂之名爲語公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

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錠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畱意於是王舟皆窮口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孥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街肆搏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辰捕賊首已遁其孥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

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
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
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過舉之身爲植工竣命曰玉帶
繪聯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
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
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遠歲逋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
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強禦擿奸雪
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
之亂築郭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
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
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
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
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
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
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
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
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
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髀僕而趨公默詫曰噫是
栢魂也而繫髀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洺最深
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

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名其
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
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
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
陣上浣耳解其裏血漬霑纊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
殺徐栢者汝也遂且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
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
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埭呼嘯或騎馬拏船尾之川
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
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
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
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
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
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
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恠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
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謂諸孫
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
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
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廬州同知府事許侯榮惠民碑記

夫淮右南北要衝風氣剛勁世多豪傑尚矣方今之時其能全民生于至危知天命攸在而德及于無窮者高陽許侯其人焉侯之鄉邑舒城實廬州屬邑橫濱之餘顛連無告歲自辛卯團立烏沙屯戍加以招懷綏輯散亡復合生齒蜂集室廬櫛比越明年結好佗部多寶假以統兵元帥鎮守舒城聲援之勢既成甲午春正月有日青軍大肆殺掠封豕長蛇殆不能過腊肉爲食醜血爲漿凡所經由不遺噍類而侯發令運謀以防不測連營扼險設伏乘機彼旣偵知獨

無所犯是年秋趙雙刀攻陷廬州侯則躬擐甲胄士氣倍增既令敵人逐北繼而修治溝壘營繕器械勞必身先寢食幾廢丁酉冬陞同僉分樞密院事鎮守如舊又爲城建七門堰防三水樓櫓如畫過者不敢仰視焉明年冬再陞同知樞密歲至甲辰伏遇今皇帝統御六師恢復海宇而廬州已先款附侯焚香誓衆曰我之堅守茲土十年於茲者豈曰貪天之功爲已利但爲爾鄉井全生計耳今天命有歸吾屬其無憂矣時卽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租賦悉版以獻有旨邊事未寧仍領所授如故越歲改今任同知府事至五稔不遷愛惠彌篤故其士民一日環立相視曰我侯之流恩布惠者星一周又餘年矣匪侯之力身曷以生家曷以寧曷樹曷耕脫萬死于百千而獲見今之日者皆吾父母賜也弗載堅珉焉垂不朽咸白縣官長狀其實來屬余文爲之記侯諱榮字榮卿倜儻好施果決有爲於佐理尤有聲云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傳

石允常字伯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某道徼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官銜之巧搆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正卽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洵懼服罪人上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胄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

鎮江府同知陳諤傳

黃佐

陳諤字克忠廣東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太學庚寅五月仰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赫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首七日不

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以爲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戇直且憫其貧命復官

平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月還朝卽命署通政使
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凡百張
弛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年冬
又改署工部事聲績視前有加署事四年陞授順天
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行轉城隅誤衝
皇太子駕事聞竟不問巳亥四月癸巳有白鳥乳于
庭樹諤以獻 上喜賜金幣廷臣稱賀無何出爲湖
廣按察使歷官三年無冤獄將代吏部侍郎師達有
事湖廣留之督軍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浙
江海鹽縣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選輔導之職廷
臣推諤可用會 上一日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
此人宜爲輔導使人得易聞過至是起爲荆府長史
王書忠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母憂
歸郡人素服其公直有屈者多訟之諤諤語諸當道
皆伸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
時戶部侍郎周忱督漕于淮檄之脩陂塘圩岍相方
設宜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卒年六十有八諤爲
人剛介然賦性恢譎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今
夕乃爲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之曰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

不死云

松江府同知李傳

李錦字在中號介菴陝西咸寧人父嵩有行義稱
君子錦九歲失所恃如安成依舅氏爲擇師教之端
坐終日不逸羣兒嬉戲讀書知大義日新月異成童
還爲諸生受易於董生益肆力於學後遇秦州小泉
周廷芳先生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
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西郭姚氏渭
南薛氏麗澤講習善則相告過則相規知行竝進久
之踐履益醇關中學者咸敬服如宋人之於橫渠云
登天順壬午鄉舉入太學友天下善士爲邢祭酒讓

所重令諸子受學諸子稍不恭輒遣去後邢坐事下
獄錦率衆抗章明其無罪事親色養而志無不適執
喪盡禮不作佛事士大夫家至今遵行風俗爲之一
變余巡撫于俊欲延之教子錦以禮不往教及齊衰
不入公門固辭余愈重之嘗賻以二棺固却其一諸
司有賻者辭命有不恭輒固辭不受所居僅蔽風雨
茹淡服疏至於屢空臨財終無苟取小泉嘗難之曰
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
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
曰在中可謂立身顯揚者矣其解經極平正通達不
爲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多名士及
任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奸無所售有脫役四十載
者乃發其埋沒卽令補伍乃爲官守所拘不究厥施
卒於官骸骨不能歸其僚友賻之乃得歸云

鎮江府同知梁景行傳

順德縣志

梁景行者鼎新人也字宗烈其父文冠最先從陳獻章遊因率二子景行景學焉文冠館于白沙習道論于碧玉樓獻章乃名文冠藏修之所曰見玉爲碧玉也景行旣見獻章聞勿忘勿助之旨與計偕肄業成均於李公東陽所題百鳥圖一坐稱善知崇明屬歲饑請太倉賑之活者數萬人邑多盜海上桴鼓晝鳴執新盜赦不治受記使用命迹捕宿盜盡擒之婦女惑於巫祠宿求嗣因爲奸廉得狀盡收按誅之毀祠爲社學故事令有荻銀移給諸生膏火 朝廷采

木荆南道崇明司木檄徭一百有奇人過更一百二十兩景行爭言崇明敝邑弗能任省五六萬又請減馬糧之半諸襍供盡革之大抵節用愛人其夙昔如此矣改晉江未赴下內艱服除不起先是吳廷舉知順德遇景行以國士至都御史侍郎南工部則薦景行京朝官及郡太守兩疏不報巡撫應天乃以郡丞薦之而兩廣巡撫張鼎亦薦可侍從風憲詔有司勸駕竟從廷舉後疏得鎮江府同知至則相國楊廷和假子殺人論死楊一清時寓鎮江爲請降一等之罪不聽又上六事于朝驗聖學察黨與廣分封嚴內侍蠲逋負比十五報聞遷壽府長史歸景行孝文冠甚愛之異母弟無別怡怡如也有司欲爲治第固辭湛若水見白沙景行爲之紹介若水曰白沙不作功名聲利往往而是宗烈超然世外未老而死豈天不欲白沙之緒延哉

論曰宗烈貳守遠郡輒上書言事此其志豈抑首下僚汶汶已哉漢法令長罷廢用使者言復起以故能盡其才今非進士死灰矣吳獻臣薦宗烈每自以弗如也嗚乎非豪傑孰能之若巡撫張公亦非俗吏哉

勸懲錄

卷之八十三

六十一



